

# 劉思復的獄中革命宣傳活動

黃鴻釗\*

香山辛亥革命先賢之中，按名氣與貢獻，在孫中山之外，首推劉思復。他是辛亥前後急進變革社會的智識分子的典型代表，傑出的革命戰士。在發動輿論宣傳和組織革命鬥爭中發揮過巨大作用。其在思想方向之堅定明確，輿論宣傳之深入透徹，革命行動之英勇果敢諸方面，皆表現極其突出，堪稱當時香山青年的革命先鋒，是香山革命青年群體的核心人物。

時過境遷，辛亥革命以降，劉思復逐漸被人們漠視了。特別是當他被戴上“無政府主義”帽子之後，有些學者覺得對他難以評價。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，有些人為了少惹麻煩，乾脆避談劉思復。近年開始逐漸恢復對劉思復的正面評價，這是一個積極的現象。不過人們對劉思復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活動，由於資料欠缺，研究仍有所不足。一般都集中於他組織支那暗殺團上面，其它方面則甚少論及。尤其是劉思復身陷囹圄之後，曾在《香山旬報》上發表過許多時政評論文章，在革命輿論宣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成績卓著，堪稱傑出的民主革命思想家和宣傳家。本文擬就新發現的劉思復的獄中文章，對其革命理念做一些簡略評述。

## 劉思復的革命之路

劉思復（1884-1915），廣東香山石岐人，原名劉紹彬，因立志反滿，光復故國，改名劉思復，又名師復；從小生長在濱海城市香山，其時中國正處在危機與革命的年代。香山海洋文化發達，接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，啟蒙運動開展較早，社會革命思潮活躍。鴉片戰爭以來，先後有本地區的啟蒙思想家林則徐、魏源的“

師夷之長技以制夷”思想，康有為、梁啟超的變法維新思想，鄭觀應的富國強兵思想，孫中山推翻滿清專制王朝，建立民國的民主共和思想等。這些啟蒙思想流傳於香山坊間，形成強烈的輿論力量，推動着香山地方的思想文化變革。香山又是近代出洋留學的發源地和著名僑鄉，留學人員和海外華僑接受了西方新思想，普遍熱烈擁護革命和改革。因此20世紀初，香山充滿濃鬱的改革和革命氛圍。

今石岐民主東路22號一處老宅即是劉思復的故居。劉家是石岐望族，其居所院內有池塘、橋廊、亭榭等建築，因此被稱為“水樓劉家”。劉思復的父親劉鼎昉是思想開明的智識分子，康梁推行維新運動時，曾創辦香山縣第一所學校。他還組織“天足會”，印刷宣傳資料，宣傳廢科舉、興學校、開礦築路等。父親的先進思想言行對劉思復影響很大，促使他從小立志改革社會。劉思復自幼熟讀古書，十五歲應童子試，以全縣第一的成績中秀才，但第二年鄉試時，因痛感當時考試制度的腐敗，遂對應試主動放棄，而立意另謀發展。當時中國革命危機日益加深，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仁人志士為挽救中國，在海內外宣傳革命。香山進步青年劉思復、鄭彼岸等受到啟發，也於1901在邑城設立演說社，進行革

\*黃鴻釗，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，澳門史專家。



劉思復遺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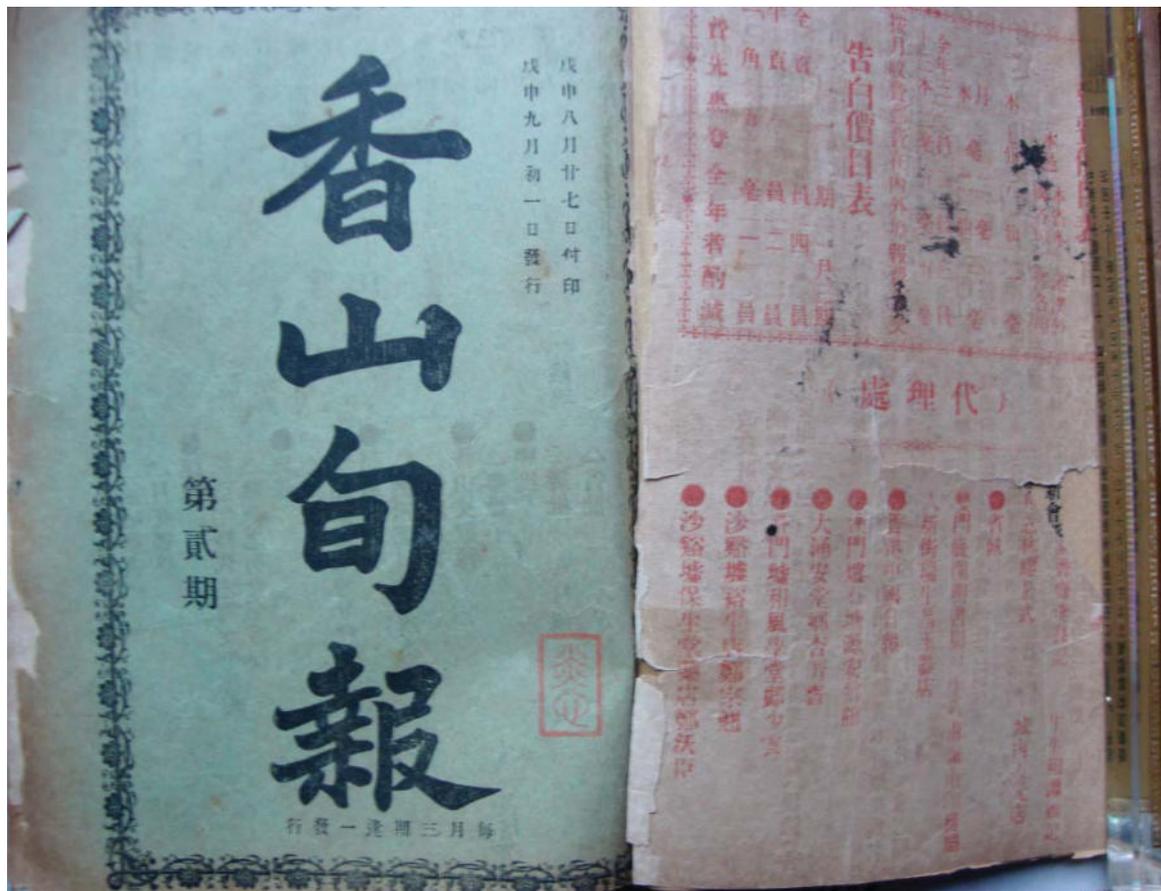
命宣傳。宣講內容多取自《揚州十日記》、《嘉定屠城記》等史書之記載。1903年，他又與堂兄劉樾杭在石岐創辦閱書報社，參加者有鄭彼岸、鄭貫公等人。當時演說社和閱書報社集聚了香山一群青年智識分子，他們熱心議論時政，提倡改革。1905年革命黨人吳樾炸五大臣於北京正陽東站殉難；馮夏威抵制美貨在上海美領事館自殺；陳天華憤國事日非，蹈海自殺以警示國人。香山各界人士在石岐為馮、陳二人舉行追悼會。思復為追悼大會送去輓聯：“京津車站間亦大有人，[註：指吳樾炸傷載灃事] 痛寂寂無聞；獨二公享此馨香，曷能瞑目？支那本部內久非吾土，歎哀哀亡國，問我輩具何面目，來賦招魂！”充分表明他對愛國志士之仰慕與敬佩。他受到了這些愛國事件的影響，在〈寒柏齋臆言·敢死〉中寫道：“余近頗不欲談時事。必與之言，則唯有一極簡單主義，曰‘敢死’。輕死生者，能獨善、能救國、能度眾生、能入世間、能出世間，殆無往而不利者也。”<sup>(1)</sup> 此

刻的劉思復已表現了為了革命事業的勝利，而捨生取義的英雄氣概。

1904年，劉思復與同鄉鄭彼岸、林君復等人東渡日本，留學東京。次年7月，孫中山赴日本籌組同盟會，劉思復聆聽其演講，受到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，與孫中山的關係很快變得十分親密，積極幫助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。同年8月，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時，劉思復是最早的會員之一。為了日後革命工作的需要，他在日本時曾到橫濱向惠州人李植生學製炸彈。不久，根據孫中山的指示，與數十名留日粵籍學生先後回到廣東，先到香港協助辦理《東方報》。1907年革命黨人準備在欽廉起義，其時廣東提督李准指揮鎮壓起義，大肆屠殺革命黨人。劉思復於是攜了炸彈秘密地到廣州去，伺機執行暗殺除害。1907年6月，他在廣州試驗炸彈不慎炸傷左臂而被捕，後被作為疑犯解回香山監禁，直到1909年10月獲釋。劉思復是同盟會港澳支部負責人之一，為香山地區革命隊伍的核心人物，當時雖然身陷囹圄，但鬥志不減，在獄中兩年多始終與香山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聯繫，刻苦學習，勤奮寫作，積極宣傳革命民主主義思想，反對封建專制制度。

1908年8月劉思復的親密戰友鄭彼岸創辦的《香山旬報》在縣城石岐面世。旬報是同盟會的機關報，也是香山地區最早出版的報刊。出版目的是加強輿論宣傳，鼓動人民起來進行革命和改革。同時該報也是加強香山革命黨人聯繫的紐帶，發動盟員革命激情和戰鬥力的陣地。

鄭彼岸又名岸父，濠頭村人，生於1879年，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愛國者。1901年，鄭彼岸與劉思復等人在邑城設立演說社，宣傳革命。其後又與劉思復、林君復等同赴日本留學，相遇孫中山並接受其革命思想，加入同盟會。1906年他與劉思復一同回國。鄭彼岸創辦《香山旬報》，以文章聲討清王朝。劉思復無疑也是創辦者之一。當時他雖已身陷囹圄，關押於香山監獄，但他積極參與制定辦報宗旨，籌劃出版事宜。由於他在香山先



進青年群體中名望最高，還執筆撰寫了氣勢不凡的《香山旬報》發刊辭。<sup>(2)</sup> 該文雖寥寥二百字而充滿革命激情，抒發改造社會振興中華的宏大理想：“欲令邦人士女，拂拭真智，咸革舊染，興化厲俗，作我民氣，因以恢復自由，振大漢之天聲，發揚我邑人耿光，被於中土，乃矍勉而作斯報。”文中號召民眾改革舊風俗、舊習慣，走革命的道路，充分表現了劉思復關心國家民族的安危，以及通過辦報紙改革社會的決心和勇氣。另外，文中特意不奉清王朝之所謂正朔，僅以甲子紀歲，以表示對滿清王朝的反抗和蔑視。

旬報創刊之後，思復積極投稿，宣傳民主革命和社會改革。他發表了許多時政評論文章，宣傳革命理念。其曾用筆名先後有：抱蜀居士、丹水、寥士、淨慧居士、教齊等。他除了寫作論著

和時評之外，還在旬報主筆幾個連載欄目：〈寒柏齋臆言〉（筆名寥士）、〈淨慧堂隨筆〉（筆名淨慧居士）、〈粵語解〉（筆名寥士）、〈網庵調語〉（筆名丹水）、〈佛教大意〉（筆名抱蜀譯）等等。這些文章展示了思復的學識和才華，充分說明其戰士和學者的本色。

### 宣傳人權平等思想

劉思復接受西方關於自由平等的理念，認為人生來就是平等的。這是建立近代文明國家的基本要素。“凡一國之內，人人平等，其權利義務無一不均者，斯之謂文明國；若一國之內，門閥互異，階級釐然者，斯之謂野蠻國。”<sup>(3)</sup> 他又從中國古代歷史上尋找人類平等的根據。指出造字



雋德女學學生合影（《香山旬報》第五十六期）

時代的古人主張男女平等對待。“考許氏說文女部妻字云，妻，婦與已齊者也。”又在〈佛教之男女平等觀〉一文中，引證佛經“男女並度”、“比丘尼和沙彌尼”、“善男善女”等說法，說明佛教主張男女平等。<sup>(4)</sup>

為了實現男女平等，劉思復大力倡辦女學。在科舉教育時代，讀書是為了應考做官，那是男人的事。女人因為不能做官，故也沒有讀書的必要。因此封建社會宣揚女子無才便是德，而不提倡女子讀書。可是自從廢科舉興學堂以後，新學校講授科學知識，學以致用，廣大男女青年均踴躍要求入新學堂讀書學習，成為一時風尚。但封建習慣勢力仍對女子入學讀書持反對態度，特別反對男女同校讀書。而劉思復則不顧種種非議和反對。為了實踐他的男女平等思想，他從日本回國後即於1906年在香山創辦“雋德女學”，給女子有求學的機會。這是全縣第一所女子學堂，開了邑中女子教育的先河。創辦時學生僅三多名，

但在全縣起了良好的帶頭作用，受到輿論普遍稱讚：“邑中女學以雋德女學校成立為最早，教授管理，亦最合法，成效卓著。”<sup>(5)</sup>由於“雋德女學”辦學成功，1910年獲准改為公立學校，增加經費，擴大招生，又設立寄宿舍，成為全縣女學的模範。自此之後，香山縣陸續有人做做開辦女子師範學堂、光漢女子學校和斗門簡易女學等學校。女子學文化蔚然成風，與男子並肩前進，共同承擔起社會改革的重任。

劉思復宣導解放奴婢，以維護人權平等。清代法律明確規定可以蓄養奴婢。香山地區買賣奴婢之風極盛，蓄奴現象較為普遍。光緒年間，香山“縣城富家婦女，出必肩輿，親串遣婢媪隨行，多者二三十人”<sup>(6)</sup>。因此釋放奴婢，廢除蓄奴陋俗是香山地方肅清封建殘餘、推動社會改革的重大問題，經常成為《香山旬報》的時政評論，以及自治會社演講的中心議題。劉思復也大力宣傳釋放奴婢。借討論解放奴僕問題，深入論述建

立人人平等的民主國家的理念。他盛讚香山申明亭鄉首倡釋放奴僕，認為這是“民族平等觀念之發達”的表現。<sup>(7)</sup> 劉思復指出，樹立民族平等觀念，實於民族前途關係至巨，因此必須廢除蓄養奴婢制度。他說：“考吾國本無奴制。周官司厲鄭司農註曰：今之奴婢，古之罪人也。風俗通言，古制本無奴婢；奴婢皆是犯事者。故奴婢實為刑法上之一種罪名，而非人人皆得蓄奴者也。不料至於後世，買奴之風，竟為法律所承認，且明明規定於律書之條文，而禁其種種之自由，斯不亦異乎！今吳越諸省，富貴之家，有蓄奴至三千者；吾粵巨室，亦多買奴僕。世世子孫，不能自由。其遠悖人道，實與美洲昔日之黑奴，俄國今日之農奴無異。”<sup>(8)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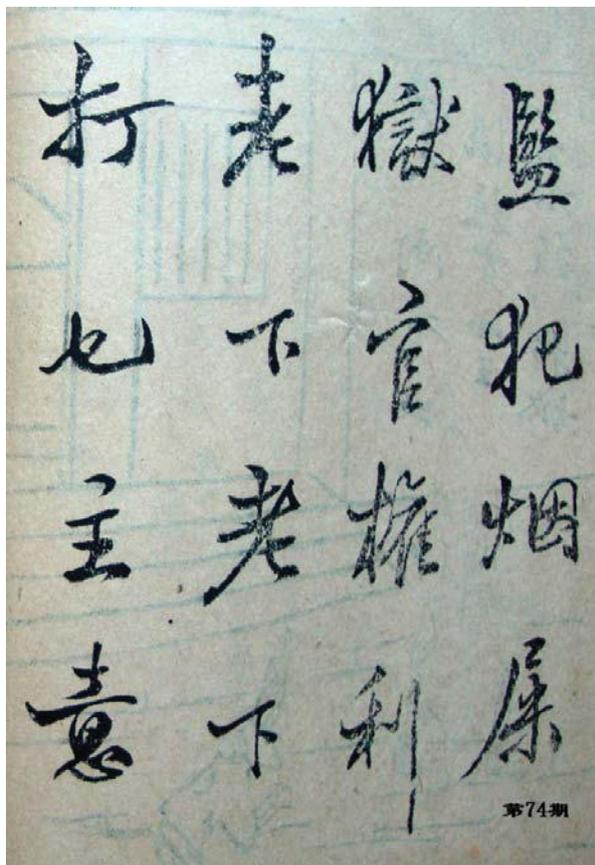
1909年至1911年間，在劉思復和香山同盟會員的大力推動下，香山各個鄉村，一批批奴婢陸續獲得解放，恢復人身自由後，登報向社會和原主人鳴謝。例如1910年2月14日，香山知縣沈瑞忠發佈告示稱，濠涌鄉嚴姓家族釋放奴僕五十多名，“放為平等，聽其自由。日後不得作為世僕。至世僕曾經前人給有住屋者，任其照舊居住，不忍追回”。對此，濠涌鄉被解放的奴僕也發表“銘謝德光”的公開信，表示將永遠“飲水思源，長歌德政”。<sup>(9)</sup>

劉思復捍衛自由平等和人權的思想，同樣表現在倡議改良監獄上面。“監獄者，民族生命財產名譽之所攸關，亦國家政體主權國脈之所攸繫者也。”可是我國封建專制時代司法腐敗不堪，官員審訊犯人，往往採用極其殘酷的刑訊逼供手段，致使犯人屈打成招。至於監獄關押犯人，大都腐敗刻酷，犯人服刑往往刑期未滿，就已在獄中折磨死去。即使倖而苟存生命出獄，也往往習染群犯的惡習，回歸社會時又重新犯罪。因此，在革除舊的封建司法體制弊端之時，必須同時切實地改良監獄。<sup>(10)</sup> 劉思復自從以疑犯身份被關押於縣城監獄之後，對監獄腐敗現象更加深有體會。恰好當時新任知縣沈建忠為政比較開明，銳意改革陋習，推行新政。於是劉思復率先向當局

提出改良監獄的建議。他指出監獄改良的必要性：“我國各處監獄，大都腐敗刻酷，慘不忍聞；而以我邑為尤甚。若不及早改良，吾恐有期出獄者，必多瘐死獄中；即幸而出獄者，亦必沾染群犯惡習，而社會上又多一傳播罪惡之人。若切實改良，則此弊或可革除，為功不少。”<sup>(11)</sup>

接着，劉思復又進一步闡明應當善待犯人，維護犯人的人權。首先要將犯人當人看待，反對任意虐待和欺凌犯人。需要做好兩點：一是對犯人區別對待，分類關押。例如罪行輕的犯人和重刑犯、死刑犯應該分別關押，而不能混押一室。又如已經判刑的人犯和尚未定罪的人犯，男犯和女犯之間也必須區別對待，不能混在一起關押。分類關押有助於監獄的安全和教育管理的方便。二是改善監獄的條件。包括改建牢房；對犯人實施教育和傳授工藝，使犯人在獄中學得一技之長；同時改善伙食，不對犯人肆意虐待。劉思復指出：“今者世界之公理，日見發明。而保種之思想，漸次發達。前者視犯罪者如仇人，勢不欲其生存於社會；今則視犯罪者如一物，與其毀棄之，無寧修理之為得也。誠以一人入獄，舉家痛哭；不死於堂上刑威，而必死於獄內之苛待；不破產於獄外之運動，而必破產於獄內之橫需；不敗名於入獄以前，而必敗名於出獄之後。若因自國法律之不良，而愈溢其弊。”之後，劉思復提出關於監獄改良的構想，以及實施辦法：“改良監獄，其構造則貴取乎十字形；其編制則貴取乎折衷制；其管理則貴乎盡用新人。其款其地，從何而出？且新人管理，未免窒礙難行。是又不然。改良監獄，事屬善舉。有獄官果能開誠佈公，或指撥公款；或出示勸捐；或抽自神廟寺觀；其它或屬地方公款，而耳目不及，為一二人所中飽者，亦由熱心公益者，提倡指撥；如此則經費或可易集。”他詳盡地闡明了改良監獄的構造、編制和管理的問題。

劉思復把他向香山縣當局提出的監獄改良建議，以〈改良監獄概論〉<sup>(12)</sup>為文，在《香山旬報》公開發表，引起廣泛關注。香山人民要求改



良監獄的強烈呼聲，加之《香山旬報》的輿論的推動，1909至1910年間，香山縣利用政府經費以及商民捐款三萬元，將原有監獄拆卸，修建了一座規模較為寬敞的新監獄，其結構甚為講究。監獄頭道門的門樓駐紮巡勇，二道門兩旁是委員書記的住所，中部分別為監獄牢房、刑事看守所、女犯看守所等三處。另有已定死罪的犯人單身牢房八間。監獄的正中央為習藝場，分上下兩層，第三層為守望處。此外，監獄還設有宣講處、養病室和黑監房等。設備頗為完善。3月27日，犯人全部遷入新監獄。當天縣令沈建忠親到監房點名安置犯人，並發給每名犯人衣服、被蓆、洗臉盆、梳子、毛巾等日用品；同時，在監獄管理方面也有革新，全部撤換原有的獄役牢頭，革除種種積弊，派遣監獄管守講習所的畢業生當監獄

長，並派駐巡勇十五人輪班看守。從而使監獄面貌煥然一新。<sup>(13)</sup>

劉思復關於改良監獄的精闢論述，給知縣沈建忠留下深刻印象，從而為他不久以後獲釋創造了條件。

### 揭露清王朝偽立憲騙局

20世紀初，中華民族面臨極端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。中國人民奮起救亡圖存，而當時的清朝政府卻將自己同帝國主義侵略者緊緊聯結在一起，於是人民群眾起來革清政府的命。然而這時候清政府打出預備立憲的旗幟，力圖以準備改革的姿態，來穩定已嚴重動盪不安的局面；可是在改革大旗幕後充滿着統治集團內部激烈的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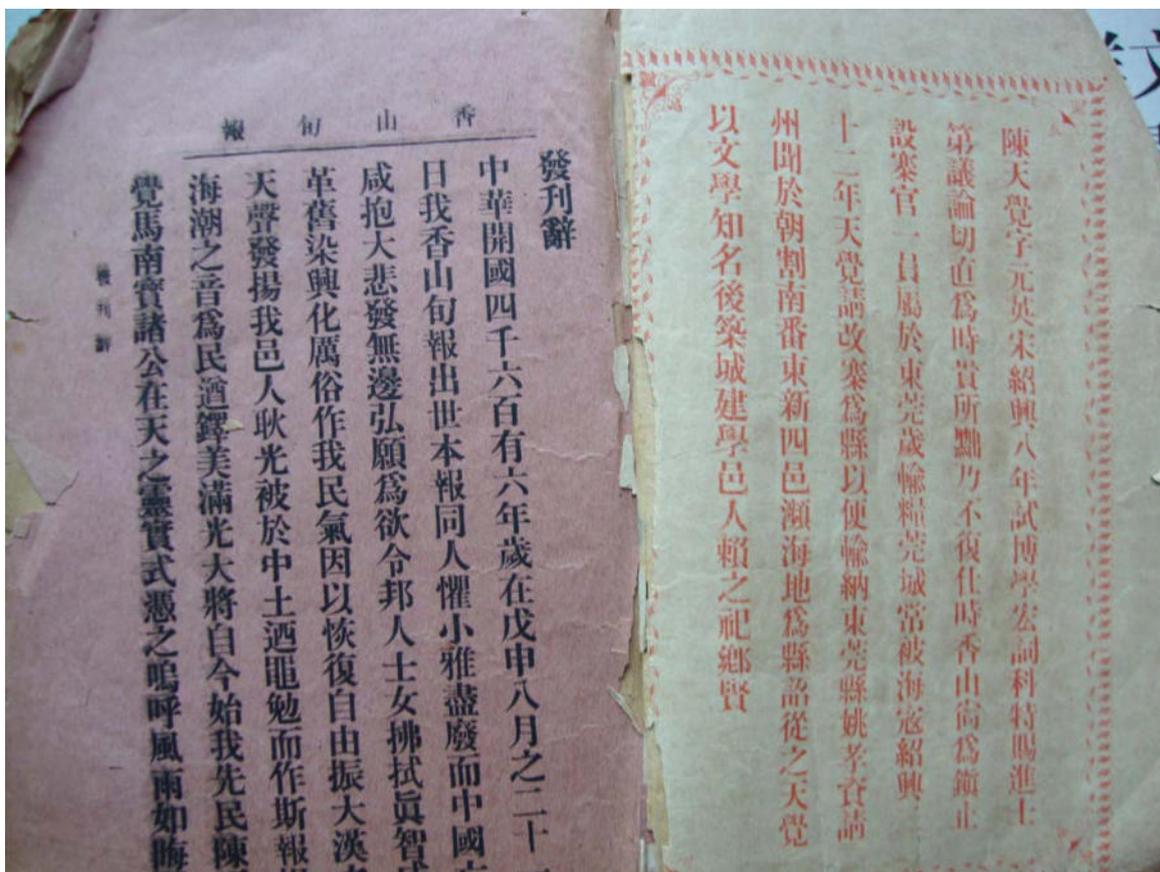
力爭奪戰。整個清朝統治集團腐敗不堪，大局已壞，改革其實祇不過是騙人的把戲。這時候，劉思復在香山旬報發表了〈立憲之裡面〉一文，揭露清政府的立憲騙局。

劉思復首先指出，立憲有真偽之分。甚麼是偽立憲呢？就是表面立憲，而裡面專制是也。接着他直接揭露封建統治者表面偽裝立憲，骨子裡則繼續堅持專制統治的真實面目：“今者吾國亦預備立憲矣。十年以來，革命逆黨，藉口於政治之專制，鼓吹邪說，遍惑國民。洪水滔天，大火燎原。革命之聲，遍於十八行省，岌岌乎幾不可以終日。於是大德如天聖神文武之光緒皇帝，宸衷獨斷，頒佈九年立憲之煌煌上諭。薄海臣民，歡欣頌禱。從此恪遵聖詔，敬謹預備。一般謀反大逆之革命黨，亦當革面洗心，安安靖靖，延領企踵，以靜候九年後之立憲。革命之事，可以銷

聲匿跡矣。孰意兩年以來，默察政府之舉動。口口立憲，而實則無一不違反立憲。聲聲預備立憲，而實則無一不足以破壞立憲。事實章章，非可掩飾。立憲雲者，特口憲耳；虛聲耳；公交上之名詞耳；是皆所謂表面的立憲耳。若其裡面，則何如者？請得條舉而論之。”

劉思復隨即列舉了以下偽立憲證據：

一是拒絕實行滿族和漢族之間的平等。“……無如族類之見，既出於天性；兩族權利之不平等，又章章而不可諱。革命黨徒遂利用之以鼓吹邪說。朝廷有見於此，於是滿漢通婚之詔既頒於前，變通旗制之議復提於後。其意固欲以混和血統平均權利號召天下也。不謂邇年以來，所謂變通旗制者，固無絲毫之實事。一二有大力之滿臣，方百計以阻撓之。而軍機處全國最高之政權，則依然全握於滿人之手。其兩漢軍機



固無異伴食之中書也。十部之尚書，二十二省之督撫，每一漢人出缺，即易之以滿人。迄今尚待督撫中，滿人已居其大半。循此以往，勢必政治上之實權盡操於滿人，而不容一漢人興於其間而後止。其最重要之軍政，更悉使親貴掌之。直接於海陸軍大元帥，雖偶現漢人片影之軍機；且不容其過問。日日言融和滿漢，而滿漢之界乃日益分明。吾不知平均權利之語果作何解也。立憲去乎哉！”

二是禁止言論出版集會之自由。他指出：“立憲國民，無不有言論自由、出版自由、集會自由。其尊重之也幾如第二之生命。今既宣言立憲矣，前年之論旨亦明明言庶政公之輿論矣。無如政府之行事，既不可告人；唯恐吾民之或議其後。於是訂立所謂報律、所謂集會結社諸律，無不嚴加約束，故使難行。務必令一國之人，皆箝

口結舌，不能發一言而後已。秘密主義，日日擴張。國民權利，日日收縮。曾謂光明正大之立憲政治，有如是之不可見人者邪？”

三是剝奪人民信仰自由也。“信仰自由者，靈魂之自由也。故與其失信仰之自由，無寧失其生命。乃學堂章程，首重尊孔，不許或逾。近復昇孔子於大祀，以孔教為國教。其主意固不外利用教尊君之說，以愚黔首。其結果遂使專制之毒，流於無窮。以視土耳其王黨之藉口保全回教，欲令人民信服君主，與信服可蘭聖經相等，其手段可謂如出一轍矣。悲夫！悲夫！胡元盜據夏土，貶孔丘為中賢，第儒流於娼後。不百年而光復起漢人反正。迄今大清，聖祖神宗，鑒於前轍，首孔子之教，重程朱之學。近復擴張此主義，施於無窮。此誠大清萬年有道之基矣。雖然，如違背立憲精神何？！”

以上三者，祇不過舉其犖犖大端而言。此外政府之設施，官吏之舉動，與立憲精神大相徑庭者，不一而足。“足見現今政府，口雖立憲，而心則無日不以尊崇君權，割奪漢人權利，消滅漢人自由思想，為獨一無二之宗旨。”

最後，劉思復以土耳其革命的前車之鑒，向偽立憲者提出警告。“今年之四月二十三日，非土耳其大革命之日乎？問土耳其取何故而起革命？曰：專制。夫土耳其固嘗宣佈立憲矣，何以仍謂之專制；何以仍不免於革命。曰：唯偽立憲故。唯偽立憲足以速革命故。可恨哉！偽立憲適為革命之先導。[……] 土耳其以表面立憲裡面專制之故，適為革命軍之藥線。今吾國宣言立憲，而裡面之專制，乃與土耳其適相類。自今以往，倘能藉聖祖神宗在天之靈，永永呵護，得以長享萬年。此誠吾輩蟻民所深願。所可懼者，萬一不幸。或蹈土耳其今年四月廿三日之覆轍，則誠有不忍言者矣。嗚呼！吾為此懼。”<sup>(14)</sup>

### 聲援殖民地人民鬥爭

劉思復具有高度民主革命的覺悟。他清醒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是中國的主要敵人，也是全世界被壓迫和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敵人。他在〈民族與國土〉一文中詮釋民族主義的真義，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，捍衛民族獨立，光復國土，振興國家。“民族建設國家之後，國民之經營，生息於此土者已千百年。乃復有一異族來自他方，覆其宗祀，據其疆土，欺壓其種族，蹂躪其政治，攫奪其生產。此乃謂之亡國。為國民者，當大張六師，以圖光復。”<sup>(15)</sup> 顯然，不打倒帝國主義列強，中國和其它殖民地人民就不能解放，就沒有民族的獨立和自強。因此，殖民地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和統治的鬥爭具有正義性質。

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擴張是國際性的，經過幾百年的侵略，形成了世界殖民地體系。而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反殖鬥爭也同樣是國際性的。劉思復十分善於用全球性的眼光來觀察世

界革命問題。他指出當前處於革命動盪時代，革命洪流滾滾向前，勢不可擋。他滿懷革命激情，為革命高潮的到來而期待和歡呼：“19世紀者，革命之時代也。自美法大革命後，風潮所播，歐美兩洲之專制國，既盡僕而無餘。其一般局促於他族之屬國保護國，亦無不光復反正。今者19世紀既終，20世紀開幕。革命潮流，乃由歐洲大陸以渡於東來。故今年四月廿三日土耳其革命矣。（土國鄰於亞洲）七月十三日波斯革命矣。其它大功雖未成，而革命運動日日進步者，則有若高麗也、俄羅斯也、印度也、越南也，皆將風起雲湧，揚臂奮足。流鮮血，捨生命，以期脫於異族專制獨夫專制之羈絆者也。二十世紀之亞細亞，其殆革命之舞臺乎！特不知其中龐然大物之支那（指中國），亦能免此悲劇否？”<sup>(16)</sup> 他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，迎接中國未來的革命鬥爭，並且堅信人民革命必定會最終取得勝利。

作為一個真誠的民主戰士，他還深切地同情和支持朝鮮人民的抗日鬥爭。日俄戰爭後，日本奪佔朝鮮為殖民地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身為全韓統監，對朝鮮人民犯下滔天罪行。1909年9月13日，他在哈爾濱火車站被朝鮮愛國志士安重根猛烈連發數槍擊中倒地，當場喪命。<sup>(17)</sup> 對於朝鮮人安重根殺死日本侵略頭子伊藤博文事件，劉思復旗幟鮮明地表示高度讚揚，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歡呼，並隨即發表〈伊藤又被刺矣〉一文，寫道：“高麗古箕子受封之國也。自日俄戰後，日人以戰勝之威，忽攘取以為保護國。簡伊藤博文為全韓統監；奪韓皇之璽以調印約文，而數千年之高麗古國遂從此去矣。自是以來，伊藤使用狙詐強暴之手段，對於韓之君臣，則以智術籠絡之。對於韓之士庶，則以威力壓制之。韓人之飲恨切齒欲得而甘心之者非一日矣。果也，月之十三日在哈爾濱被韓人轟斃。偉哉，殺仇之義民！危哉，一般奪人國家之民賊！”<sup>(18)</sup> 可是當時清政府屈服於日本的壓力，卻對伊藤博文被刺事件，不但沒有站在朝鮮人民立場上予以同情和支持，反而一反常態地壓制輿論，以“有礙邦交”



為名，不許報紙正常地發表同情朝鮮的報導。劉思復對此表示無比憤慨，遂發表〈奴才之報館〉一文，指出：“有道之政府，視報紙如良友；無道之政府，視報紙如仇敵。故文明各國之報紙，對於政府、或攻擊、或諷刺，無所不至。而政府不獨不以為罪，且或因此而轉移其政策焉。吾國政府之對於報紙也不然，自國之大臣官吏，報紙或有所言，則以強力逼其更正；甚則禁出版；又甚則對報拿人。猶以未足，雖對於他國之事有所論列，亦且施以懲罰。如最近外務部因京報譏諷伊藤以為有礙邦交請樞臣將該報懲處是也。”他批評政府外務部崇洋媚外，打壓國民，以討好於日本：“方以倭大東三省拱手奉送於大日本帝國，冀得其一笑。今報紙乃以諷刺施於其最尊貴之大臣，將不免觸彼國之怒，而有違獻媚外人之初意乎。嗚呼！外部之對於洋大人，真可謂先意承志，雖孝子順孫不能及者矣。”最後，他直斥責政府之昏庸腐敗，大聲高呼：“哀哉！亡國之奴才。可憐哉！奴才之報館。”<sup>(19)</sup>

### 批判尊孔崇儒思想

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，可是自漢代董仲舒提倡廢止百家、獨尊儒術以後，儒家被統治階級所利用，成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保護神和保守勢力反對革命的精神支柱。於是，辛亥時期的革命者為了革命的需要，紛紛批判封建守舊的儒家思想，破除儒家在思想界的絕對統治地位，為積極宣傳民主革命的新思想開拓新局面。劉思復也是積極批判儒家的革命者之一。他對儒家的批判有兩個特點，一是旁徵博引，史料翔實，有理有據。二是對孔子做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，既反對神化孔子，又不全盤否定孔子客觀的歷史地位。

首先是打破對儒家思想的迷信，指出孔子是人而不是神。孔子祇是諸子百家之一，有成就也有局限性。劉思復認為，儒家“自漢武帝後，始專制於學界”。“儒家以學者性質，藉仲舒漢武

之力，一變而為宗教”。其實漢以前人們對儒家的評價並不特別高。如司馬遷的父親太史談(司馬談)，是漢武帝時的太史令。他寫過論六家要旨。其中論及儒家的評價說：“儒者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難盡從。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，列夫婦長幼之別，不可易也。”又說：“儒者以六藝為法，六藝經傳以千萬數，累世不能通其學，當年不能究其禮。故曰：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。”這可以說是持平之論，足見儒家既有成就，也有不足之處。這就是孔子在西漢以前之真價值所在。<sup>(20)</sup>可見儒家本來祇是諸子百家之一，到了漢武帝看中儒家思想有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作用，於是聽從董仲舒之建議，廢止百家，獨尊儒術，從此思想意識形態才成為儒家的一統天下。“二千年間，學者迷信孔氏，尊如帝天。不惟不敢越其範圍，且並不敢有所論列。儒家以學者性質，藉仲舒、漢武之力，一變而為宗教。自漢迄今，二千年間之政教風俗，幾無不為儒術所鑄鑄。以‘不完全之宗教’而有此勢力，誠世界宗教史上之變例也。”<sup>(21)</sup>接着劉思復又從儒家的核心理論“禮”進行詳盡分析，指出它所造成巨大危害：“夫儒家立說之綱領何在？則所謂[禮]者是也。吾國歷史自堯舜以來，雖皆尚禮治而不尚法治，然夏忠而殷質，猶以實事為尚，無所貴繁文縟節也。晏子所謂先王制禮不羨於便事(言便事而已不求餘也)，此言可謂知本。至於姬周，周公旦緣飾禮樂，儀文日繁，此為禮治極盛之時代。降至春秋，尚文達於極點，而禮治乃大壞。老蚡莊周墨翟之徒知其敝也，乃倡為破樂廢禮之論，冀挽末流。晚周諸子宗旨雖各異，惟對於‘禮治’則無不思所以破之。孔氏亦明知禮治之流失(於論語野人君子之論可以見之)，然窺時尚所趨，未易更革，遂為苟且之論，以求合於世。其言曰：鬱鬱乎文哉！吾從周。此為孔氏一生最大之主旨。觀淮南要略訓云：‘孔子修成康之道，述周公之訓，以教七十子。使服其衣冠，修其篇籍，故儒者之學生焉。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。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，厚葬靡財而貧民，

服傷生而害事。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’是可見從周尚禮為儒家之主說。而儒家之所以適存於世，較道墨諸家為易行者，蓋亦以此。故一經漢人之提倡，遂儼然宗教面目。而學之者皆重虛文，忘實事。亦遂成為國俗矣。至於今日，政俗之敗壞，已不可方物。而國人猶以‘禮教’二字自豪，不惟其實惟其文。是故政治則重文法而鮮覈實，學術則尚文學而輕實科，風俗則崇奢侈而厭簡樸。其源導於姬周，其教則成於孔氏也。至儒教之影響於斯民道德者，其害尤烈。蓋儒家之病本在務虛名，營祿位。孟子曰，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。熱中之情，宛然如繪，既驚名利，即立身不得不苟且，言行不得不詐偽。故墨子之非儒也，曰污邪詐偽。荀子之非儒也，曰無廉恥。莊子之非儒也，曰縫衣淺帶，矯言偽行，以迷惑天下之主。而欲求富貴，皆能洞中儒家之失，自以儒家之道德為道德。於是熱中虛偽之習，成為自然。漢世經師所謂‘取青紫如拾芥’，所謂‘稽古之榮’，一生志事，不外乎此。唐宋科舉制興，而風俗益下，學士之卑污狙詐亦益甚。至於今日，科舉廢而學校興，思想雖稍活潑，而氣節之衰，奸偽之盛，乃為以前所未有。青年學子，所志者亦無外領文憑得獎勵，蓋始終不出“滿朝朱紫貴，盡是讀書人，幼小須讀書，書中有金玉”之第二天性。此自儒家教祖所遺傳，而學子搢紳，皆訟言運動，尤純然遊說傳食之風氣。”<sup>(22)</sup>

禮治是儒家的綱領。自堯舜以至商周，皆尚禮治而不尚法治。禮教之道，確實對於鞏固封建專制統治發生巨大作用，但禮治的缺點是不以實事為尚，而過分追求繁文縟節。至春秋時到了極端嚴重的地步。可是諸侯爭霸，天下大亂，老子、莊子、墨子等均群起而攻擊禮治，極力宣導破樂廢禮。周王室的禮治遂宣告破產。當時諸子百家雖然各有不同的宗旨，但在反對禮治這一點上卻是十分一致的。

孔子當時明知禮治這一套行不通了，但他認為變革不易，而禮治則符合君主的心意。於是孔子崇尚以禮治國。他說過：“鬱鬱乎文哉！吾從

周。”因此維護傳統禮治是孔子一生的主旨。他之所以這樣做，也不過是“務虛名，營祿位”，出於謀求陞官發財這一自私目的。這種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對當時和後世危害巨大。

儒家又把古代經書籠統歸之為儒家經典。儒家六經，即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。其後漢唐宋朝儒家弟子陸續將經典擴大，添加至十三經，有《十三經註疏》問世。十三經是儒家的基本著作，也是歷代君主用來統制士子思想、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理論工具。劉思復指出經學與儒家沒有關係。古代並無經書之名，自莊子開始定六經，才出現經書之說。後來發展到十三經、十四經，氾濫成災了。其實所謂經，祇不過是指古代之典籍而已。“夫經者古之典籍也。有歷史焉，有政書焉，有古哲之學說焉，不當概而名之曰經，尤不當置經於一切典籍之上。”<sup>(23)</sup>其實所謂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六經，春秋以前學者皆稱為“六藝”，無非是歷史、政書、文學等等。而且這六經也並非儒家之專書，更非仲尼一人所得私有。經不是儒家的書，孔子著《春秋》也不是經書，而是魯國的歷史書。

劉思復為了破孔教之藩籬，抒學術思想之自由，提出“改經號”。按照西方學術科學分類的目錄學，整理中國經典古籍，將之分成十六個類別：“曰哲學、曰政治、曰法律、曰宗教、曰文學、曰歷史、曰地理、曰天文、曰算學、曰兵事、曰醫學、曰農學、曰工藝、曰物理、曰化學、曰博物、曰商業。部各有類。複為子目數十，不悉述。”按照分類，劉思復把《周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歸哲學部；《書》與《春秋》，以及《左氏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三傳歸歷史部；《詩》與《楚辭》歸文學部之文辭類；《儀禮》歸歷史部之典禮類；《樂》歸文學部之音樂類；《爾雅》歸文學部之訓詁類。“夫如是然後二千餘年，名不正言不順之諸經，可以各得其所矣。經之名既廢，孔教之藩籬乃破。學者得各發舒其思想之自由，而不為一家之說所束縛。學術以是而光大，國粹以是而保全。世有識微之士，其必許為知言



哉！”劉思復這一創意有著重要的認識價值。他既反對“籍經學以保孔教，籍孔教以保君權”，又強調了保護古籍的學術權威性。<sup>(24)</sup>

劉思復指出“儒家以學者性質，藉仲舒漢武之力，一變而為宗教。自漢訖今，二千年間之政教風俗，幾無不為儒術所鎔鑄。以（不完全之宗教）而有此勢力，誠世界宗教史上之變例也。”<sup>(25)</sup>但在晚清之前，儒家還僅僅處在“宗教化”階段而已，而真正從尊崇孔儒到形成所謂孔教，乃是由康有為和張之洞等人宣導而致：“自奸人康有為出，取公羊三世之說，與禮運大同小康之義，攪為一團。穿鑿附會，謂孔教重大同，復倡以孔教為國教之說。社會上有孔教問題自此始。”<sup>(26)</sup>

“八月廿七日，相傳為魯人孔丘生日。是日也，自省會以至各邑，若士若紳若商人若學校師生，相率為孔誕祝典，張燈結綵，置酒高會，蓋二千年來所未有也。”孔教的出現，是對歐學東漸、民權自由思想流行的一種反動。孔教因康有為提倡而風行一時。其目的“固欲藉孔教尊君之說，以消弭吾國人民權自由之思想，而保全彼萬世子孫帝王獨裁之政治”<sup>(27)</sup>。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，借宣傳孔教而維護君主專制統治，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。

### 香山人心目中的劉思復

劉思復於1908至1909年間，發表了大量時政論文。他深刻的民主思想，澎湃的革命激情，豐富的歷史知識，對封建專制體制的憤慨和批判，對人民民主自由權利的關心和維護，對革命變革的熱切期待，以及對殖民地人民反帝鬥爭的同情和支持等，均充分表現出他傑出的民主革命戰士本色。他由於試驗炸彈被捕作為疑犯而關進監獄，喪失了人身自由，可是身處逆境卻泰然處之。“反對者皆樂其得禍，不知藉此暇日，讀書養心，雖禍實福。三年來未嘗以為苦。”<sup>(28)</sup>他以無比堅強的意志拿起筆桿作戰，在監獄中撰寫了大量的時政論文，即時發表於《香山旬報》。用犀

利詞鋒猛烈抨擊封建反動勢力，在當時進步青年和思想界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這是思復對同盟會革命輿論宣傳工作的重大貢獻。

1907年思復入獄後，他的同盟會戰友們曾多方奔走營救，還有香山學界紳界數百人聯名保釋，因本縣劣紳從中作梗，幾經周折，直至1909年方能成功出獄。而這也同其本人在獄中表現優秀，尤其是倡議改良監獄貢獻甚大，感動了縣官有關。據香山旬報報導說：“劉君素行端方，學識淵博，向為邑人所重。此次入獄，輿論皆冤之。學界紳界聯名稟保者數百人。惟以嫌疑太大，當時李水堤頗疑為革命黨，以此事為將不利於己。而邑中一二劣紳，又或臨井下石，從而媒孽之。故入獄兩年半，稟報數十次，事仍未解。沈令到任後，詳細調查，博採輿論，心知其冤。近以改良監獄事，劉君頗有所獻議，愈知其才學之特出，深為憐惜，力向上吏為之解脫，劉君遂於廿七日出獄。”<sup>(29)</sup>

思復的革命業績受到當時人們的肯定和崇敬。1909年10月27日出獄這一天，香山教育會職員及同志數十人齊赴監獄大門迎接，並在酒樓設宴歡迎，人們親眼看見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擺脫枷鎖，重獲自由，情緒十分熱烈和激動。《香山旬報》刊文指出：“邑人歡迎劉君之本意，必由愛國思想而發生。昔其入獄也，則曰吾國民斷一右臂也。今其出獄也，則曰吾國民得一助力也。蓋邑人皆當以愛國自勉，而更以愛國望劉君也。噶蘇氏(科蘇特)之出獄也，義俠之匈加利民，爭起而迎之。而噶氏卒能奮厥雄心，脫離異族羈軛之下，建獨立自由之匈加利，以謝匈加利之人。今劉君之能志噶氏之志，行噶氏之行，為國致力，無有貳心。則今之所以歡迎者，其用意必深遠矣。”<sup>(30)</sup>

科蘇特(KossuthLajos, 1802-1894)是匈牙利民族解放運動領袖。1841年創辦《佩斯消息報》宣傳革命，成為匈牙利有影響的政治家。曾因反對哈布斯堡王朝被監禁，後領導武裝力量抗擊奧地利。1849年宣佈匈牙利脫離奧地利獨立，成立共和國，出任國家元首。毫無疑問，香山人崇敬

劉思復，視之如同匈牙利民族英雄科蘇特一樣的英雄人物。由此可見劉思復在香山革命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。

劉思復出獄後，隨即前往香港從事革命活動。自從1895年以來革命黨人先後發動了多次起義，均遭到清朝統治者殘酷鎮壓，許多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。1910年正月初，倪映典率新軍於廣州燕塘起義，事敗。一時間，反革命恐怖瀰漫神州大地。革命黨人多奔赴香港，劉思復與謝英伯、陳自覺等在香港會議，決定用革命的恐怖回擊反革命的恐怖。於是劉思復組建“支那暗殺團”。在他精心組織下，先後於1911年3月，由溫生才擊斃廣州將軍孚琦；6月林冠慈炸傷水師提督李准；9月新任廣州將軍鳳山又被黨人炸死。革命黨人接二連三英勇出擊，震撼了廣東政壇。一向氣焰囂張的封疆大吏們一下子變得膽戰心驚，人人擔心自身性命安危。李准竭力謀求調離廣東，新任廣州將軍桂春裝病不肯到廣東上任。劉思復通過這些事件，充分展示了他不僅是傑出的民主革命思想家和宣傳家，而且是行動英勇果敢的革命戰士。

### 【註】

- (1) 寮士：〈寒柏齋贖言·敢死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8期，戊申(1908)十一月初一日，頁31。
- (2) 發刊辭全文如下：中華開四千六百有六年，歲在戊申八月之二十一日，我《香山旬報》出世。本報同人，懼〈小雅〉盡廢而中國亡，咸抱大悲，發無邊弘願，為欲令邦人士女，拂拭真智，咸革舊染，興化萬俗，作我民氣，因以恢復自由，振大漢之天聲，發揚我邑人耿光，被於中土，乃龜勉而作斯報。揚海潮之音，道鐸為民。美滿光大，將自今始。我先民陳天覺、馬南寶諸公在天之靈，實式憑之。嗚呼！風雨如晦，雞雞不己。凡我仁、良、隆、黃梁、所、得、四大、黃圃、恭、常、谷、欖、旗十三都五十萬諸父老、昆弟、姊妹庶奔走偕來，聽我法音，無怖！
- (3) 丹水：〈民族平等觀念之發達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32期，己酉(1909)六月二十一日，頁1-4。
- (4) 淨慧居士：〈慧室隨筆·造字時代之男女平等觀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2期戊申(1908)九月初一日。頁34-36。

- (5) 〈邑城女學之發達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15期，己酉(1909)二月初一日，頁15-16。
- (6) 光緒《香山縣志》，卷五，〈輿地五，風俗〉。
- (7) 《香山旬報》第32期。劉在〈民族平等觀念之發達〉一文中寫道：“吾於最近諸事得兩事焉。恒人所不甚注意，而實於民族前途關係至鉅，且足規吾國人平等觀念之日漸發達者。斯何事？其一則為吾邑申明亭鄉之倡放世僕，其二則為南海某君之倡建平民學堂也。”
- (8) 丹水：〈民族平等觀念之發達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32期，己酉(1909)六月二十一日，頁1-4。
- (9) 〈香山知縣沈告示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56期。
- (10) 自覺室編述：〈改良監獄概論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36-37期。
- (11) 自覺室編述：〈改良監獄概論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36期，己酉(1909)八月初一日，頁5-10。《香山旬報》第37期，己酉(1909)八月十一日，頁1-3。
- (12) 本文作者署名為自覺室編論，據《香山旬報》報道，此文應為思復所寫。劉思復因向縣令沈建忠建議改良監獄，受到沈建忠的器重，認為是個人材，不可埋沒。他之所以能獲釋與此有直接關係。“沈令詳細調查，博採輿論，心知其冤。近以改良監獄事，劉君頗有所獻議，愈知其才學之特出，深為憐惜，力向一吏為之解脫。劉君遂於廿七日出獄。”〈劉君思復之出獄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45期己酉(1909)十一月初一日出版。
- (13) 〈改良監獄工程完竣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57期。
- (14) 《香山旬報》第41期，己酉(1909)九月廿一日，頁1-6。
- (15) 寥士：〈民族與國土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13期己酉(1909)元月十一日，頁1-8。
- (16) 教齊：〈伊藤又被刺矣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41期，己酉(1909)九月廿一日，頁8-10頁。
- (17) 〈伊藤被刺詳情〉(俄國)《香山旬報》第41期，己酉(1909)九月廿一日。
- (18) 教齊：〈伊藤又被刺矣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41期，己酉(1909)九月廿一日，頁8-10。
- (19) 教齊：〈奴才之報道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43期，己酉(1909)十月十一日。
- (20) (21)(22) 丹水：〈網庵調語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42期，頁18-22。
- (23) (24) 淨慧居士：〈淨慧室隨筆·改經號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5期 頁31-36。
- (25) 丹水：〈網庵調語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42期，頁18-22。
- (26) (27) 丹水：〈噫嘻舉國若狂之孔教熱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39期，己酉(1909)九月初一日，頁11-14。
- (28) (29) 〈劉君思復之出獄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45期，己酉(1909)十一月初一日，頁48-49。
- (30) 亦進：〈聞歡迎劉思復之感言〉，《香山旬報》第46期，己酉(1909)十一月十一日，頁7-9。